

16.08

革命回忆录选辑

第四集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回忆在淇县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赵树人整理	1
回忆淇县一九四七年“九四”出击前后	董光华	7
我从事革命工作的片段回忆	白轻舟整理	18
武连部长谈淇县一九四七年到 一九四八年武装斗争情况	杨金国整理	23
我对几个问题的回忆		
——刘峰同志在淇县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赵树人整理	34
淇县工作的回忆	张真凯	41
在淇县工作时的回忆	郝喜庆	45
访问杨时芳同志	赵树人整理	55
回忆淇县六区的一些情况	赵寿延	59
访问王屏山同志记录	杜学孔	64
汪洋同志的回忆	赵树人整理	67
杨贵同志的回忆	赵树人整理	77
访问任森同志记录	杜学孔	90
王震同志回忆	杨金国整理	95
游击战争回忆录	李 芳	104
李光同志的回忆	杨金国整理	113

回忆在淇县工作时的一些情况（注）

柳 林

我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调淇县任县长的。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调到五专署任办公室主任。当时五专署在林县任村住，专员是李毅之，副专员程光武。我到淇县之前，是安阳县副县长，正在地委参加武装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地委书记陶鲁笳同志找我谈话，说明了当前形势，准备进行豫北战役，解放汲县、淇县，要我担任淇县县长。我就这样接受了新的任务，和我同去的有我当时的爱人石森和一个警卫员，还带了一头骡子。

一、区划问题

我到淇县时，汲淇县刚刚分开，当时淇县只有三个区，即原汲淇县四、五、六区。我记忆是按地名化区的，黄洞区、庙口区、土门区，就这三个区。后来，没多久，我们打开了淇县城，我们又建立了一、二、三区。一区是城关区，二区是北阳区，三区是西岗区。五区还是庙口一带。六区包括庞村一带。回区全是山里的老解放区。当时虽是这样划了区，我们并不能全部行使权力，因为还有敌人，北阳和西岗的一些村庄我们就去不了。西岗区当时区公所也不在西岗，而是在北

逃的迁民、郭庄。区公所不固定，主要是当时的环境恶劣，敌人常来袭击。好在当时区里也没几个人，区委书记、区长带几个工作员，走到那里那里就是区公所，换人换地方是经常事。区公所也是武装机构，天天和敌人斗争，打起仗来，把东西一背就走了。打完仗回来把东西一放就成了区公所。那时不讲什么办公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办公的东西。

二、当时的斗争形势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我军解放了淇县城。但我们也不敢住在城里，没几天，又被敌人占了县城。有的同志说淇县城是七进七出，总之是我们解放后，又多次被敌人占领，不久敌人被打跑，又回到我们手里。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敌我处于拉锯状态。我们开始主要活动在铁路以西一带。“九四”出击后，铁路以东我们的活动也多了。

敌人主要是杨富匪徒，还有高永清，他们主要活动在淇门、皇甫村、板桥等地，这些属于淇县、浚县、汲县三县的交界处，敌人利用这些三角地带活动。他们基本上控制了西岗以南的地方，有时也向西岗以北奔袭。杨富很坏，到处烧杀掠抢，广大群众对杨富会队仇恨很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游击区的保长，都是两面派的。有些保长主要为我们办事，给我们送情报、收粮食，白天不敢送，晚上给我们送。我

们称他为革命的两面派。当然敌人来了他也得去应酬。有些保长则忠心为敌人办事，对我们欺骗应付。他们是反革命的两面派。对这样的保长，我们当时也利用他，让他把一些假情况报告敌人，结果给敌人帮了倒忙。

三、关于县委、县政府的机构情况

我刚来时县委、县政府都住在黄洞村，好几个月后才搬到庙口。县委住在庙口西边一个小村，在路北一个高门楼里，县委会住的是个四合头院，组织部在西屋，宣传部在东屋，县委领导和办公室住北屋。县政府住在庙口街西头，也是在路北。县政府的院比县委大一点，住有几个科，路南还住了些人。我住在县政府院的北屋，房子不大，里面有有个套间。

我记开始副县长是程希海，好像没多久他就调走了。我只记财粮科长牛生堂，民政科长凌云，其他科长记不清了。县委组织部长霍云普，宣传部长张冀凯。张冀凯原是区委书记，分县后我和县委书记赵抱一同志研究了一下，经地委同意担任了宣传部长。霍云普同志主要抓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公安局长马芳、县武委会主任李秀文，救联会主任范仁杰（救联会还是沿用抗日时救国联合会的名子），县妇联会主任石森。后来石森还到黄洞区担任过一段区长。

四、关于冶陶、桑园整编

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和范仁杰、乔浦三人参加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治陶整编会议，地址是河北省武安县治陶村。刘峰同志当时是沁阳县委书记，也参加了治陶会议，治陶会议结束后，他又参加了桑园整编，并担任了淇县县委书记，领导了淇县的整编学习。治陶会议一共开了八十多天，我算了算，来回共三个月。治陶会议是中央局召开的，会议贯彻了全国土改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揭发批判了土改中各种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主要领导人薄一波、徐向前、腾代远、杨秀峰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十月初开始到十二月下旬结束，在会议中进行了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对参加会的每个人教育很大。

治陶会议后，五地委在林县的桑园村召开了整编会议，这就是我们说的桑园整编，共办两期，第一期淇县组由刘峰、乔浦同志领导，我留在县里坚持工作，第二期我去参加领导，桑园会议也同治陶会议一样，进行了三查三整。

五、几个具体情况

1、设淇县分开后，淇县没有县大队，也就是说县里没有武装，只有区干队和民兵。这也是杨富匪徒猖狂的原因。不过当时分区四十九团常有一个连在淇县活动，还有林县民兵常驻淇县，给我们很大支持。

2、淇县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柳林，副指挥长我记是副县长阎绍柯，政委崔光华，参谋长武巍。任务主要是对敌斗争。这个指挥部在“九四”出击前就建立起来了。崔光华同志到淇县，我记是地委派来帮助工作的，后任指挥部政委。

赵抱一同志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奉命南下的，赵走后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县委书记，县委会的工作暂有组织部长霍云桥同志主持，十月份郭廷俊同志才到淇县任县委书记。

4、扩军工作，我记当时经过动员，在参加大反攻，保卫翻身果实的口号下，几百名青年踊跃参军，有父送子、妻送夫、哥送弟的热烈场面。这些新战士补充了分区四十九团、五十二团。在这次扩兵运动中，黄洞村是参军人数最多、发动最快、搞得最好的村。

5、生产建设方面，由于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每到夏、秋收粮季节，为防止敌人抢粮，就组织民兵联防，劳武结合，号召群众实行互助，快收、快打、快藏、快运，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既保护了群众利益，又支持了革命战争。

为了发展生产，我们从一九四八年起，即有县政府拿出一部份公粮搞以工代赈，发动群众参加修民主渠。在修渠上杨瑞文等同志都是直接参加者，具体情况可问他们。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注：

此材料是柳林同志一九八三年十月八日在县委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人根据发言记录整理。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柳林同志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任淇县县长，
原是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党委书记，一九八三年离休。）

回忆淇县一九四七年

“九四”出击前后

崔光华

我是一九四七年调到淇县工作，任中共淇县县委常委。四八年三月即调离淇县，在淇县工作总共还不足一年，但这半年多，正是淇县处于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当时，淇县城虽已解放，但敌人的残余势力与地方土顽勾结起来，反扑的气焰很嚣张。加上绝大部分是新解放区，群众基础差，所以，解放的地方虽大，但我们就是站不住脚，局面打不开，工作无法开展。

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怎么扭转被动局面？工作如何开展？县委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将研究情况和意见上报地委和军分区。经地委、军分区批准，决定在淇县发动“九四”出击的军事行动。为了摸清敌情，做好准备，确保“九四”出击的胜利，县委成立了一个前方指挥部。我任指挥部政委，县武委会主任李秀文同志任指挥长，县武委会参谋组组长武魏同志任参谋长，具体组织“九四”出击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地委、军分区和县委的领导下，由于四九团指战员的英勇作战，林县民兵的紧密配合，淇县群众的大力支持，“九四”出击打胜了。

找来了顽匪杨富设在大李庄的前哨据点。将其围守的大楼炸塌起火，杨富的骨干武装四十多名，全部被歼，生俘近二十名。这个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震惊了南逃的地富分子，鼓舞了群众，坚定了人民群众战胜敌人的信心。从此，淇县的局面打开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了。所以，“九四”出击，在淇县他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现将当时具体情况作一回忆。

一、“九四”出击前的形势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我刘、邓大军在汲县发动了“四·一”战役，围攻汲县城。汲县城的国民党守军四十一师一个团，闻讯惧歼，弃城东逃，丢下的伪保安团和伪军政人员，处在提心吊胆惊恐万状之中。四月三日，我四九部队乘势攻打淇县城，由于全体指战员作战勇敢，猛冲猛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于当日就使淇县城获得解放。

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发展非常迅速，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被粉碎，在山东、陕西发动的重点进攻又遭失败，使敌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为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于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几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样，能以在淇县活动的部队，主要就是军分区的四九团了。

正在准备发动“四·一”战役的过程中，淇县和汲县分开了。汲县单独成立了县委和县政府，机构刚刚建立，干部尚未配齐，淇县又

新解放不久，确实有好多工作需要去开展。新解放的地方需要去巩固。

另外，我们当时只是解放了淇县，打开了汤阴、新乡、汲县、安阳仍为敌人所盘踞。国民党伙同他的地方土顽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做在淇县、汤阴的失败，妄图组织还乡团，卷土重来，夺回汤、淇，打通平汉线，将新乡、安阳连成一片，以便控制豫北。当时，淇县的顽匪头子是杨富，他和汲县、浚县的伪县政府勾结起来盘踞在皇甫、板桥、小河口、淇门等汲、淇、浚三县的交界处，专门收罗从汤、淇逃亡出来的地富分子和地痞流氓，组织地富武装，以卫河为屏障，与我相对抗。他们南以新乡、汲县的国民党匪军作后台，北与安阳王子全顽匪相呼应。往西是以杨的部下高永清为首向我二区的黄堆、良乡、骑河黄庄、南、北阳，甚至枣生进行骚扰。往北是以杨富为首，常沿淇河向我西岗、大车、方寨、石佛寺，甚至高村一带奔袭。尤其甚者，杨富还组织力量，从浚县境内沿淇河东岸北上，奔袭我庞村、庙口一带。匪徒所到之处，逼粮要款，抢拉牲口，强奸妇女，杀我干部，无恶不作，闹的我人民群众，不能安心生产，村上政权不能建立，干部不能坚持工作。一些村的地富分子，也在敌人嚣张气焰的影响下，蠢蠢欲动，仗其主子的势力，恫吓群众，造成群众不敢靠近我们，局面非常被动。

当时，我们自己的武装情况是啥样呢？淇县的武装力量很小，除一部分干部，仅带自卫武器外，自己没有地方武装，没有县大队，只有个剧区有少量的区干队，也就是说淇县没有拳头，不能有力的打击

敌人。那时，在淇县维持局面的武装，主要是林县的民兵，他们的战斗力较强，武器虽都是些旧枪，子弹也不很充足，但他们的素质好，勇敢，很能打仗。我军分区有个四十九团，他是正规部队，武器也比较好，战斗力也强。但他是军分区的野战部队，有时在淇县，有时在汲县，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汲县，有时候来淇县一次。群众就感到有了依靠，可以安心生产，放心生活。可是，他们并不常驻淇县。因此敌人就趁机偷袭我们，抓群众，杀干部，敲诈勒索，抢粮，要款，闹得群众慌慌不安。

二、“九四”出击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认为，淇县虽有不少地方，山下，特别是铁路东自然条件很好，经济上也较富裕。可是我们在那里就是站不住脚，如何把这些地方的局面打开，如何把敌人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我们的根据地缩小游击区，如何打下敌人的嚣张气焰，长我们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把地主顽固派收拾一下这是摆在淇县当前的首要问题。不久地委军分区指示，决定组织一次军事行动，这就是“九四”出击。

为争取“九四”出击的胜利，县委决定成立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的任务有二个：一个是组织武装力量，在军分区的部署下，四十九团来到淇县作为这次行动的武装骨干，也是参加这次战斗的主力。同时，从林县调来了四个民兵连，约六、七百人，归指挥部指挥。淇县二区

由区委书记乔浦同志组织区干队和民兵，也作了充分的出击准备。第二，做好侦察工作，摸清敌情，据侦察，杨富匪部下属三个大队，第三大队以高永清为首，常驻卫河南的庄严、宋村一带，二大队队长是关跃亭，一大队是杨富直接收罗的逃亡地主和地痞流氓。这是杨富的嫡系武装骨干。一、二大队住皇甫和卫河以南的板桥。他们南以新乡、汲县作后方，北以卫河作防线，白天向我解放区出击，夜间到卫河以南作固守。当时，正值秋天，卫河水深，不便过往。因此，出击这些敌人，条件还不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侦察到：杨富在大李庄设有个甫哨据点，有骨干力量四十多名。他们住在曾任国民党伪县长李延家的五层高楼上，凭着高楼，仗着这些搜罗的逃亡地主，后可保护其匪巢，前可了解监视我行动，特别是敌人经常还从此出发，向北袭击我解放区。从军事上说，这个据点较为独立，与杨富所住已有五里之隔，便于我们包围歼灭。所以，这次出击，是以大李庄为中心，想狠狠地给敌人以打击。

九月四日晚，我四十九团从山这出发，沿淇河南下，到大李庄先将敌人包围。然后从北、西两面向村内发起攻击。敌人在村边虽布有岗哨，但，在我指战员英勇的攻击下，敌人节节败退，很快退到其所住的高楼上，妄图固守待援。我军紧跟其后，跳墙越屋，迅速接近大楼，并发起强有力的火力攻击。还用喊话方式发动政治攻势，让其缴械投降。可是，敌人很顽固，他们不仅不放下武器，还不断向我射击。

因此，双方发生着激烈的对射。当时，四十九团没有重炮，无法摧毁敌人的高墙。敌人也可能了解我们这一点，他们就是固守高墙，拒不投降。如何办呢？在这相持不下的紧要关头，我四十九团首长，下达了用炸药包爆炸大楼的命令。爆破手在我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枪弹，将炸药包放到了大楼的西山墙下。就在敌人还认为我无法攻上大楼，拼命固守的时候，一声巨响，西山墙全部被炸塌下来了。整个大楼燃烧起火，守敌被震呆了，惊慌失措，争相逃命。有的跳楼摔死，有的没有摔死，又在拼命逃跑中被我打死。有的没跳下楼的，被活活烧死。据点的敌人全部被歼灭，战斗结束了。大楼还燃烧了三、四天。这就是拒不投降的敌人的悲惨下场。

敌人被歼的惨状，使他们从军事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有力的打击。他们的猖狂气焰没有了，不敢大摇大摆，轻举妄动袭击解放区了。特别是对那些随匪南逃，妄图靠国民党过日子的地主分子，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威胁，使其觉察到对抗共产党，以人民为敌的可悲结局。

“九四”出击的胜利，对新区的群众，是个很大鼓舞，使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是有力量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的，这就坚定了新区人民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同时，给我们开辟工作，也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区的大李庄、石奶奶庙一带，原来就活动不到。“九四”出击后，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到那里开辟工作了。村里的旧政权，也由原来的不理我们，转向保护我们，整个形势都发生了好的变化。一区区公

所。由桥盟搬到了城里，三区区公所由迁民迁到了西岗。并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村政权。开展发动群众征集公粮，支援战争等工作。

“九西”出击的胜利，还影响到靠近淇河的浚县。这时，浚县这一带的形势和我们淇县相似，敌人很猖狂。为了打开局西，当时，在巨桥任区委书记的陈春雨同志，还来到淇县和我们协商，让我们协助前往，打开浚县这一带的局面。为此，我们还向浚县出击了一次。

为了配合浚县这次出击，我们组织了一些武装，由民兵配合从河口过淇河经卫贤到一溜马湖、方城一带。所到之处，除了宣传党的政策，还进行了武装示威。那时，我们的战士扛着机枪，步枪全副武装，一排一排的行进，对群众鼓舞很大，使群众看到，共产党还有力量吗！部队还在吗？并不是敌人的天下吗？为了打垮敌人的威风，还对当地有些坏蛋，在群众的支持下，进行了批斗，对极其反动而又民愤很大的，就地正法，当场枪毙了几个。这就打击了敌人，给浚县的广大群众撑了腰。

三、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九四”出击以后，接着我们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贯彻太行区党委和地委的指示，开展反奸清算运动。

当时，我们虽拔除了大李庄的据点，但卫河以南还有敌人，他们虽不敢大股出动，却常以小股便衣队，趁夜摸过来，到村散布谣言。

恫吓群众。加上村里还有一些不法地主，表面上看似老实，暗中却给群众施加压力。因此，我们的干部，虽一再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但群众就是发动不起来。针对这一情况，根据区党委和地委指示，我们在全县开展了反奸反霸斗争。从解放区内，肃清通敌分子，打击压迫群众的恶霸势力，从而解放群众，发动群众，以便保卫解放区，巩固解放区。

为了迅速将反奸反霸斗争在全县开展起来，我们于一九四七年初冬，在淇县城里召开了一次反奸反霸城乡联合斗争大会。参加大会的东到西岗、大车、迁民；北到石佛寺、高村；南到黄堆、良乡；西到山里的黄洞、柳林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到会人数达万人之多，会议开得很严肃，气氛搞得紧张，会上农民揭发控诉了附近罪恶大，有民愤且有代表性的大地主。从揭发的事实看，确实这些人罪恶严重。群众越控诉，气愤越大。大会越进行，斗争声势越高涨。直到最后，控制也控制不住，群众起来用石头砸，棍棒打，一阵怒打，打死了十几个。这次大会，之所以能开得这样紧张、激烈，群众之所以敢于控诉，敢于斗争，是与“九四”出击的影响和威力分不开的。否则，群众发动不起来，那能出现这样的群众斗争局面呢？

继县上的城乡联合大合斗争之后，各区、各村的反奸反霸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对农村的通敌分子和地主，都进行了清算和斗争。有的在群众起来之后，对罪恶民愤大的地主又打死了一些。所以，通过

这一斗争的开展，确实是打击了敌人，解放了群众，群众是发动起来了。这给我们将要进行的，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建立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参加桑园整编，总结经验教训

就在我县正贯彻区党委地委指示，开展反奸反霸斗争的时候，太行区党委执行中央指示，对干部进行整编，提高干部政策水平。具体任务就是搞土改和整党。为此，华北局召开了治陶会议，把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调去，进行了整顿。接着，地委为贯彻这个会议精神，又在林县召开了桑园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桑园整编会议，主要是端正干部对土改的认识，有左纠左，有右纠右，整顿干部作风。当时太行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总结检查太行区的工作，认为太行区干部在土改中，有左也有右，左的表现是侵犯中农的利益，影响工农联盟。右的方面是有些地富出身的干部，立场不稳，包庇家庭。所以，在这个会上是既批左也批右。具体就是解决三个不纯的问题。干部队伍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根据会议精神，我也对照了淇县的情况，感到“九四”出击，反奸清算，从军事上确实歼灭了敌人，打开了局面，发动了群众，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伍在这样的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中，也存在缺点和问题，其表现，就是在“九四”出击和反奸清算斗争中，抓人多了些。当时，淇县没有武装，维持局面，根